

# 徐迟文集

(卷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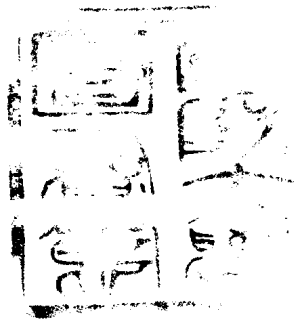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60 2754 7

# 徐迟文集

(卷一)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 航  
刘 青  
装帧设计 方隆昌

鄂新登字 05 号

徐迟文集

(一)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  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  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 
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125 印张 6 插页 190000 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1—3000

ISBN 7—5354—0926—1

I·771 定价:16.00 元

(1—4 集总定价:72.00 元)



## 目 录

### 二十岁人

#### 《二十岁人》新序

#### 原序

#### 一九三二年之作

小月亮(8) 寄(9) 秋夜(10)

#### 一九三三年之作

独居(11) 桥上(12) 茗溪的溪水上(13)

春天的村子(14) 一个没照的侨民(15) 夏日

小景(16) 轻的季节(17) 木叶的雕琢(18)

淋浴的悲感(19) 年轻人的咖啡座(20)

酒液(21) 白鸽的指环(22) 纸烟的艺术(23)

纸烟的希腊文(24) 日历纸(25) 繁花道  
上(28)

#### 一九三四年之作

伞的图案设计(29) 初夏之色(30) 宿舍之窗

(31) 月明之村(32) 微雨之街(33) 夜

的光(34) 雨(35) Meander(36) Leander

(37) 罗斯福的新纸牌(38) 七色之白昼(40)

夏之茶舞(41)

## 一九三五年之作

二十岁人(42) MCMXXXV(43) 都会之满月  
(44) 烟草之感谢(45) 奔驰(46) 江南人  
(47) 隔河(48) 夜之无言诗(49) 市河  
(50) 家呵(51) 光辉(52) 幻感之径(53)  
隧道隧道隧道(54) 故乡(55) 水风车  
(56) 恋女之篱笆(57) 刻舟求剑(58) 爱  
情书筒四札(59) 画风景的女郎(61) 临时画  
室中(62) 春烂是时(63) 火柴(64) 我及  
其他(65)

## 一九三六之作

六十四分音符(66) 年老的海盗(67)

## 明丽之歌

### 新序

#### 一九三六之作

念奴娇(75) 金缕曲(76) 蝶恋花(77) 恋  
的透明体(78) 镜(79) 一天的彩绘(81)  
六幻想(85)

#### 一九三七年之作

静的雪,神秘的雪(86) 致赠诗人路易士(90)  
未完成的永恒证(佚失)

#### 《明丽之歌》自跋

## 最强音

### 一九三九年之作

最强音(97)

### 一九四〇年之作

持久、冷静、坚强(98) 中国的故乡(102) 船  
歌(104) 社论(105) 历史与诗(106) 圣  
者(107) 诗致祭(108) 俘虏死了(110)  
政治的眼睛(112) 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(114)  
笑话(116) 诞生(117)

## 一代一代又一代

### 序

一代一代又一代(叙事长诗)(125)

## 战争和平进步

### 一九四〇年到四一年之作(注)

最强音(见前第三部分《最强音》)持久冷静坚强同  
上)平型关(同上,原名《前方有一个大胜利》)

附注:本集有三首诗:一《最强音》片段,原诗已无法找到;二、  
《持久、冷静、坚强》片段,原诗找到,连同这个片段,已编入前  
面的第三部分中之第二首;《平型关》原名《前方有一个大胜  
利》,亦已编入前面的第三部分,但用的是原名。这三首诗,在  
这第五部分里就不再编入,藉免重复。

### 一九四三年之作

山城的咒诅(141) 人民颂(142)

### 一九四五年之作

毛泽东颂(143)

### 一九四九年之作

江南(一)(144) 江南(二)(145)

### 一九五〇年之作

江南(三)(146) 白杨树(147) 春天来了  
(148)

### 一九五一年之作

我们不忘记(149) 在明亮的阳光下(150)

朝鲜之夜(151) 一九五一年元旦(152)

### 一九五三年之作

和平的巢(154) 和平回到朝鲜(155) 伏尔加  
河—顿河运河颂(156) 新的工厂建成了(157)

### 一九五四年之作

我所攀登的山脉(158) 春雷(160)

### 一九五五年之作

在白云下(161) 在牧场(163) 在包头(165)

国际友谊馆(166)

### 一九五六年之作

向世界人民报喜(168)

## 美丽、神奇、丰富

### 一九五六年之作

序诗(171) 透明的空气(172) 金殿(173)

滇池(174) 山林之歌(175) 云赞(182)

大理石街(183) 望夫云(185) 请听,奴



隶,解放之歌(189) 美丽、神奇、丰富(194)  
后记(196)

## 共和国之歌

### 一九五六年之作

怀仁堂(201) 勤政殿(203) 紫光阁(204)  
颐和园(205) 北海大桥(207) 旅行者  
之歌(208) 访红岩(209) 宝瓶口(211)  
撒尼人(212) 芒崖(213) 柴达木(214)  
大柴旦(215) 青海(216) 快乐的幻想(217)  
青海基地(218)

### 一九五七年之作

青色的泉水(219) 洞庭东山行(221) 茗溪溪  
水(222) 镜(223) 车(224) 小镇(一)  
(225) 小镇(二)(226) 小镇(三)(227)  
小镇(四)(228) 小镇(五)(229) 大节日,长  
江上(230) 我要祝贺一个人(233) 灵感  
(235) 电子管厂(236) 音乐(237) 这是  
又一个伟大的开端(238)

后记(239)

## 集外诗稿以及未发手稿

### 一九三四年之作

沉重的巴士(243)

### 一九四一年之作

光明与黑暗的战斗(244) 太平洋的风暴(248)

**一九四三年之作**

完全胜利已经在望了(249)

**一九五八年之作**

在果林里(251)

**一九五九年之作**

祖国颂(254) 少年水电站(外一章)(259) 雷

雨(260) 友谊颂(261)

**一九六二年之作**

台风过境(263)

**一九六三年之作**

命运(264) 历史(265) 下牢溪有怀(266)

长江源(267) 长江口(268) 雄师飞渡  
(269)

**一九七六年之作**

挽诗—悼朱德委员长(271)

**一九七七年之作**

毛主席纪念堂(272) 没有语言可以描绘您的丰  
功伟绩(274)

**一九八〇年之作**

八十年代(27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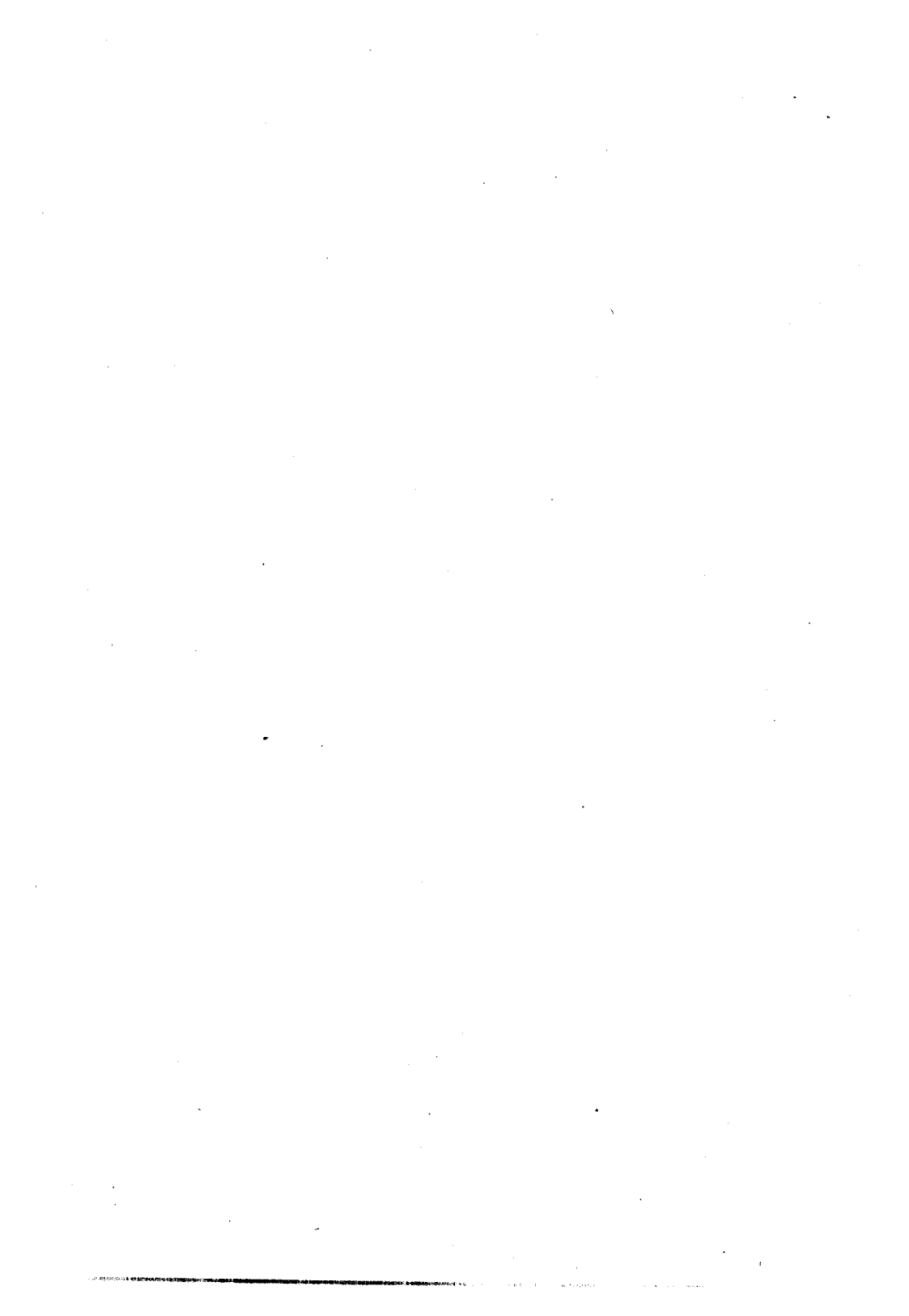
**一九八五年之作**

挽陈松(278)

**关于第一卷的一些说明(281)**

**附录：徐迟年表(283)**

# 二十岁人



## 《二十岁人》新序

《徐迟文集》第一卷，内有八个部份：依出版先后为序的六本诗集；插进了一部长诗；然后是已发表，而未收入集子的，和未发表过的，按照手稿付印的诗作。我一生诗创作不多，就只有这么一点儿，但遗漏的还很多，待以后补充。其中的每一个部分，各有各的目录，可供查阅。

这个新序也不是限定于我的第一个诗集《二十岁人》，虽然以后几个集子也会各有各的序跋的。

为重版我的诗集“二十岁人”，作了两种改革。其一是当初编目未按年月，因此头绪是不清楚的。读者虽一般不会有啥感觉的，但是其中的线索确有点乱，现在改过来了。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东西，次序也不可能十分准确了，但自己比较安心，大体上有个顺序了。目录是连排的，节省点纸张。如果全国的诗集都能这样做，节省的纸张可不少，且也好看得多，一目了然，更便于检索嘛。

其二是诗不分行，而连书了。这改革或者有点意思。我国古诗是从不分行的。《诗经》和《离骚》，李白或杜甫都不要求分行，不要求把自己的诗放进较大的空间去，宁可肩挨肩地挤在一起，有很高的密度，反而光芒四射。这里不是说我的诗还行，我只是说这个古代传统很有点意思。诗分行是不是好看一些？

不分行是不是不好看？这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的事。我看诗不分行，无损于诗意与诗情。我这个选集要收入很多首、很多行诗，如果分行，篇幅太多，本子很厚，效果还不一定好，而且会显得很有点浪费，亦于心不安。恢复传统有时固然是倒退，有时又是复兴。往昔之文艺复兴，就是有点革新的意思的。

因为新诗多半无格律，无音韵，是诗的散文化，是散文诗，故连书亦无不可，并不影响读者对它们的欣赏。当然我并不反对诗的分行。西方诗无不分行的，是他们的传统。我将本来分行的诗连书，不过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小小试验吧了。这一来，我就可以多选一些诗，基本上找到了的全选入了，其所以还称“选集”者，则因为还有不少的作品，并没有能够都找到。

我并不一定主张诗要有格律。散文诗只因无格律，故而只是散文诗。卷首即有说明。这里不是讨论“格律”的地方，不多说它。在该说它的地方说吧。

本来我不打算说自己的诗的。但第一版编出来后，就有一些想法。我怎么看待我那些诗？《二十岁人》那样的作品，先前是自己欣赏过，自鸣得意过的；后来自己把它们“放逐”了，然后又给予否定了。到《最强音》，诗风来了个突变，变得非常“刚强”而且“健康”了。然而诗意随之减削，以至消失。而后十年间很少，或者竟是不想写诗，不大写诗了。开国后，甚至连散文也写不出，只写些英文的新闻报导向国外作宣传了。但后来又写了些分行的散文诗之类的所谓诗，还出版了一本《战争和平进步》的诗集，接着又被聘请为中国作协的《诗刊》副主编，不免重操旧业，又编了四年的诗刊。这中间免不了又写了一些诗，又出版了两本诗集。再以后又停了下来。“文革”以后，才发现自己是只能写散文的料子。我是不配写诗的人。然而回

头看早年的旧作时，却感到相当满意，不再“悔其少作”了。我重新觉得《二十岁人》、《明丽之歌》，甚至《最强音》，虽很浅薄，虽很幼稚，都很可笑，都无羁束，没有套子，直抒胸臆，感情丰富，真挚可喜，文字清新，意象生动，那时人很年轻，血气方刚，还很健康，谈不到颓废没落，真是如今再也不能做到，再也写不出来的了。

乃有得色，觉得我重编旧作，将一生作品编年整理，反倒可以隐约的看到时代的发展变化，历史的潮汐起落。虽非史诗，亦似诗史，是一部小小的诗史，也算是半个世纪来的，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他的情绪曲折的真实纪录。从这个《诗选》的工作，我才发现它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。我有我的幻想，也有我的幻灭，以及我的再幻想，以及我的再幻灭。最后是一些悼诗，展示了一个时代的老去和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出来。我估计当其他的选集<sup>①</sup>，全部十卷都完成后，这整个图景上，将会更加清楚地，如在云雾室里，显示出一些个粒子的径迹变化，现在先说这一点儿吧。

一九九〇年春

---

<sup>①</sup> 编者注：作者正编十卷本《徐迟文选》。

## 原 序

无论如何，

眼前放着这样的世界，我却“我我我我我我我我”地活着，而这世界却还有几个读着这“我我我我我我我我”这一类东西的人在，那就仿佛是鬼一样的僧道的瘦削的脸，在幻想着莲花座与琉璃世界一样。我们不是已在不信鬼神的时候的不信鬼神的人了吗？

将来的另一形态的诗，是不是一些伟大的 Epic（史诗），或者，像机械与工程师，蒸气，铁，煤，螺旋钉，铝，利用飞轮的情性的机件，正是今日的国家所急需的要物，那些唯物得很的诗呢？

出现在这诗集中的诗，却是废物。只要看看我写出它们的背景好了：

——夜是失眠，我虽形无所动，心已被役于爱情中了。

——我把爱情，撕成一张一张的邮票。

——竟然是这样的懒散，夜，泛舟片刻，什么全不行，日记不行，心不行，但梦却行，虽是终日不食了，我却不是终夜不寐。摇着船：月匿名了一半，好好的满月在云里成了浅夏的眉月，我这个人是属于感伤的男子的。

——夜之插曲：写诗，附在寄给她的信里。



还有什么话可说下去呢？

**附录一：**蛰存问过我，我的诗集名什么？回答了《二十岁人》四字后，他很以为这名为柔弱，但我以为本是柔弱的东西，有了柔弱的命名又何妨呢？连带我就想起，最初我写的诗，作为退稿时，他有着“不必伤心！再做！存”的按语的过去。两年来，他倒是不时在鼓励我的。就在这里感谢他吧。

**附录二：**我写诗的态度是要求准确性，这样也许造成更甚的 Privacy（“私”）了。我写过许多对我是很典型的句子，如在《刻舟求剑》中：“守株待兔，我今日尚不能免除”，虽然我自己喜欢，怕别人未必能懂的。我最反对夸张（exaggeration），在我不会哼 G 调小步舞的时候，我决不会写下“我哼着 G 调小步舞而来了”的。我要求我的感情的准确表现。此外，西洋诗看得太多了，不免蒙着影响，但不一定有害于我的态度。我的态度，再说一遍，是严肃地写诗的。

**附录三：**我不在诗上求字的音韵的和谐，我写过一些五线谱上的音符和歌辞的平凡的东西，我严格地区别了诗与喉音之声乐。

**附录四：**我偶然写过下面的句子：追寻點处之来龙去脉，是读诗的方法。

**附录五：**我的一首诗，在遥远的不再回来的日子里写的，我想我应该抄下来；（按：此诗即《六十四分音符》，为本集的最后第二篇，这里不录了。）

**附录六：**在此，致谢为我抄写，整理的那人。